

★博古 ★搜奇 ★精华 ★文学
通今 揽胜 荟萃 大典

中国文学之取

谢冕 李贻 主编

中国文学之最

谢冕 李贻 / 主编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之最/谢冕, 李鑫主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9.5

ISBN 978 - 7 - 5043 - 5803 - 5

I. 中… II. ①谢…②李… III. 文学史—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563 号

中国文学之最

主 编 谢冕 李鑫

责任编辑 沈楚瑾

封面设计 郭运娟 赖海强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 - 86093580 010 -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pt.com.cn

电子信箱 crtp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亨利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400 千字

印 张 58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3 - 5803 - 5

定 价 1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中国文学之最》编委会

主 任（按回执先后为序）

张 镱——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柳 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会长，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总督学。

顾 问（按回执先后为序）

袁行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严家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导，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

主 编

谢 冕 李 矗

副主编

李道英 郭小聪 廖四平 张志忠

编 委（按回执先后为序）

叶君远 陈平原 夏晓虹 张剑福 沈卫星 倪邦文 黎宗剑 苏伟光 李书磊
宋 红 丁 夏 孙月沐 宋聚轩 龚 玉 沈楚瑾 孙霄兵 刘德联 姜新艳
刘嘉波 孟晓苏 李本钢 刘 斌 郝秀竹 杨 柳 王 娟 李 苓

博古通今
搜奇览胜
精华荟萃
文学大典

柳斌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会长，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总督学柳斌同志为本书题词。

序 一

中国历史天空的彩虹

谢 冕

中国文学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是一道永远的彩虹。它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心灵依归。文学伴随中国悠长的历史一路走来，一路撒下了绚丽华彩的文章典籍。上自远古神话，诗经楚辞，唐宋词章，下及近世，三国悲烈，聊斋奇幻，红楼一梦。那些文人学士，把酒临风，慷慨悲歌，花前月下，虎啸龙吟，兰亭雅集，曲水流觞，留下了多少流传百世的文采风流！乃至轰轰烈烈的新文学运动兴起，强国新民，革故鼎新，气雄千古，势如破竹。其间婉转曲折，艰难险阻，可歌可泣。哲人不远，风烟依稀。翻开这一页页历史，字字好似都由血泪凝成！

我们对中国文学心存感激。因为文学记载和见证了我们的辉煌历史和艰难行进，以及历朝历代先人的智慧才情。有时我们面对浩瀚的文山书海，总慨叹人生苦短，时不我待。我们穷其一生，也无法领略那无限风情于万一。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动机，促使我们萌发编写这样一本大书的决心。

自古文章贵在创新。事实说明，凡是开风气之先的文字，总能给文学带来新气象。这种创新，是文学赖以生长、发展的条件。它即使不能带给人们某种成功的启迪，也给人们带来某种借鉴。在综观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基础上，悉心研究文学史上那些具有开创意义或特殊影响的人物、作品、事件、理论、风格、刊物、社团、流派，并总结其对于当时或后世的影响，应该说，这对于促

进文学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书所列词条，每一条都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论题，都是一个可以从多种层面、多个方位予以阐发拓展的领域。由此，我们可以说，本书的另一个意义，也许在于它为读者领略和思考中国文学提出了多种思路和切入方位。

“最”的文章“最”不好做。通常的说法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曾经有过流行“最、最、最”的年代，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不对了。所以“最佳”“最好”等等说法经常为人们所诟病，这是自然的。我们这部书叫做“中国文学之最”，当然也包含了上述那一层意思，但这只能是一般意义的涉及。因为文学艺术的事，遵行不一，风标各异，何人为尊，何者为最，对此贸然判断则有极大的危险性。幸而，这正是本书编者要特别慎重处置的。我们着重致力于从时间界面上筛选“最早”“最初”“最先”（当然也不排斥诸如“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之类）涉及中国文学史上某一时期、某一范畴、某一层次中具有开创意义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作家、刊物、流派、思潮等条目。

我们希望对事实上的、而非判断性的条目有充分的关注。即使如此，在史实方面，何人最先，何书最早，也易于引起质疑。因为文学历史悠久，事象万千，人们或囿于学识和见闻，或由于史料占有乃至记忆有差错，以讹传讹，先后混淆，也是在所难免。这是有碍于学术发展的，我们当尽量避免，也深望学界同人不吝赐教，我们将及时改正。

世上万事万物，都有其合理的生长秩序，出现可以有先后，评价可以有高低，成就可以有大小。在这样充分自由的领域里，一定要评出“最”来，实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既然认定了要在“最”字上做文章，便注定了一件承担风险的事情。

关于本书的性质，我们曾经有过设想。我们首先希望它是一本有趣的知识书，即能给那些喜欢文学的读者带来阅读兴趣的书。它能够充分满足读者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猎奇也好，应试也好，求知也好，希望这些读者愿意翻翻，

翻翻即有所获。我们还希望它是一本有用的工具书，即为那些专业工作者提供案头服务，能为他们的工作解惑的书。在文学史上，某种观点是谁第一个提出？某类作品是谁第一个写出？某个事件是谁第一个做出？某项业绩是谁有过“冠军”记录？某个流派谁是“始作俑者”？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间或心有疑惑，随手一翻，迎刃而解。也就是说，希望本书也能成为专家们的“助手”。

此书创意来自李鑫先生。先此，他已就其他学科（法学和新闻学）做过这样的书。他有经验，也有魄力。在成书的过程中，他出力最多，也最辛苦。其他编撰者，如张志忠、郭小聪、廖四平、李道英等人，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不难设想，中国文学从古到今，烟波浩淼，绚烂繁丽，要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世界中找出它方方面面的“最”来，而且还要求基本无误，这原是极难的事。古代部分和现代部分，学术积累丰富，学科也相对成熟，诸种言说，多有定论，也许并不太难。当代文学是正在发展行进中的学科，作家未定型，作品无定评，要弄出个什么“最”来，肯定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之是困难多多。但我还是被李鑫先生等人的坚定所感动，而下决心来做这件事。

我想，要是没人来做第一回，也就没有成熟和成功的后来者。

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序 二

行走“三界” 采撷“三最”

李 矗

(一)

七月流火，十月纳禾。五年耕播，三簇收获。

在与北京大学李贵连先生一起主编了《中国法学之最》（中国人事出版社1991年出版），后来与《世界法学之最（外国部分）》（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出版）合为《中外法学之最》（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再和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先生一起主编了《中国新闻学之最》（新华出版社2005年出版）之后，很高兴，如今又和我的老师、北京大学谢冕先生一起主编了这部《中国文学之最》，从而完成了行走“三界”、采撷“三最”之旅。

(二)

这里所说的“三界”，指的是法律界、新闻界、文学界。从工作层面上说，这是三个领域，或称三个行业；从认知意义上说，这是三个学科，或称三个专业。我本科上的是北大中文系，主修的是文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在新闻单位，长期做的是法制新闻与文学采编业务。就这样，学习与工作把我置身于法制、新闻与文学“三界”之中。

文学驰骋想象，新闻追求真实，但在反映生活方面，二者基本同源同宗，可以互相渗透，触类旁通。而文学与法学，不但概念术语各异，其内涵与指向也迥然不同。文学倾诉的对象是心灵，提倡宽容与宽松，可以天马行空，诉之以似水柔情；法律约束的是行为，主张规范与严谨，要求循规蹈矩，律之以铁一般的坚硬。为适应工作需要，我在兼修新闻之后，又到中国政法大学进修了两年法律。就这样，不由自主地跨进了“三界”法门。

回首在“三界”门下焚香诵读，面对那些卷帙浩瀚的经典，文学的悠久与瑰丽，新闻的迅捷与鲜艳，法律的庄严与周密，而它们共同的源远流长和枝繁叶茂，却又往往令人有一种惊奇的感动。

有个成语叫做“汗牛充栋”，源出唐代柳宗元《陆文通墓表》，形容藏书之多。是的，在陆文通那个时代，其藏书能达到“处则充栋宇，出则汗马牛”的程度，可谓多矣。然而，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图书典籍，已非“汗牛充栋”所能比拟和形容。写作者人才辈出，快手如林，再加上激光照排技术的革新，使图书生产数量突飞猛进。据报道，我国建国初期几年之内出版的长篇小说也不过百部，而2005年一年生产的长篇巨著就高达一千多种。至于散发于各种报刊和网络上的作品，更是满天繁星，数不胜

数。再说，随着时间的演进，藏书的数量也在不断递增，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日积月累，而且“与时俱增”。当你走进北京西单图书大厦，走进广州天河图书城，走进国家图书馆，面对林林总总而琳琅满目的文海书山，纵然学富五车、一目千行，也不禁望洋兴叹！

在“汗牛充栋”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似乎与之相对应的成语，叫做“白首穷经”。此语源自宋代苏辙的《乐城集·范镇可侍读太乙宫使》，谓“白首穷经之乐，尚可推以与人”。其大意所指，乃以“深入研究”为乐，这无疑是很好的。但倘要从字面上死扣其“穷”，则实在难矣。如果说，在古代，通过刻苦攻读，“白首”也许尚可“穷”其经。但是，在当代，别说一般人，纵然是专家博士，则无论如何努力，也是不可能“穷”其时代之经的。别说是百科经典，仅就法律、新闻、文学三个学科而言，一个人穷其毕生精力，能翻阅其时代之经典著作于万一，也算是“悬梁刺股”“才高八斗”的勤奋博学之士了。

既不能“穷”其经，却又要“知”其经，怎么办？还好，古人又为我们创造了另一个成语，叫做“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世说新语》，刘义庆撰）。古人尚能如此，我们何乐而不为？当然，这就需要有人（多人）来做“管”，一人十管，百人千管，千管齐下，其“豹”可见也。这也就是包括本书在内的“三最”丛书的编撰理念和构想。也就是说，我们编撰本书的宗旨和目的，就是要为人数众多而阅读时间有限的广大文学爱好者，将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经典，浓缩为可以举杯畅饮的奶酪快餐，从而让大家收到窥斑知豹、事半功倍的效益。

“好奇探胜”，“溯源追踪”，是人类的共同天性，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原动力之一。本书所选录的条目，大体基于这样三种选择：一是时间次序之“最早”“最初”“首次”“第一”；二是空间或规模之“最大”“最广”“最丰富”；三是质量或影响之“最深”“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等等。有一首流行歌唱道：“每一次流泪都是头一回，每一次感动都是头一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歌也可以倒过来唱，即：凡是“头一回”“头一遭”的，也是值得“感动”和“流泪”的。综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是题材开拓，还是风格创新，大凡具有上述所称“最”之品格的，也大多是具有某种开创性意义和特殊影响的，足以值得我们关注和珍惜。而当我们把握了这些堪称之“最”的“重点”“要点”“特点”和“亮点”，并将它们融会贯通，那么中国文学的概貌和要领，也就了然于胸。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词条的阐释，只能以最概括的语言做出提纲挈领的描述，从而给读者勾画出一片小小的路标。然而，沿此路标前行，则每一个词条都是一个有待开掘的富矿，可以从多层次、多方位进行拓展和深化，从而写出绚丽多彩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可以说是提出了一千多个问题和思路，任由探究者驰骋想象，深入发挥和登攀。

诚然，从未然的前景眺望，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一定要评出“最”来，的确有悖常理之嫌。但是，从已然现实审视，所有的事物又已经在历史的某个方位“定格”；既然要对此进行评论，就要有所比较，既然有所比较，就必然要论及其面世之先后、规模之大小、成就之高低、影响之远近，比将相同或相近的事物较而论之，其中之“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然，这里有两点是需要特别说明的：一是本书所称之“最”，仅为本书编委会“一家之言”，并无涉猎公众或公权之意，仅供大家参考；二是本书之“最”所选范围，仅至本书截稿日之所见，此后新生或新见之“最”，未在本书之列，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之最》也当推陈出新。

(三)

“三界”经典的阅读和检索令人感奋。然而，更丰富更奥妙的磨练和体验是在“三界”的实践之中。

一般说来，文学关注的是真善美，即使拥抱痛苦与死亡，凝眸的也是那含情脉脉的眼睛。当然，文学作品也描写丑恶与犯罪，但那只是纸上谈兵，尽管描绘得活灵活现，却并非身临其境。而法律防范的是侵害他人和公众权益的不良行为，主要面对的是阴谋与罪恶，是暴力与血腥。且看那案发现场、警匪交锋，真个是血迹斑斑，刀光剑影；对于初次涉猎者来说，真个是触目惊心，难以安寝。但是，那尖锐激烈的矛盾，那雷厉风行的品格，也令人为之惊叹，为之好奇而探胜。然而，接触多了，你的感觉便会留下许多皱皱。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座巍峨的大厦，法律与经济就好比钢筋和混凝土浇筑而成的主体框架，如基础、柱石和墙体；新闻与文学则好比五光十色的内装修，如地板、沙发、组合柜、灯饰和鲜花。人们可以在室内随心所欲地装修摆设，但大厦的主体结构却不能轻易变动。没有基石和墙体，大厦就不能巍然屹立；没有室内的装修装饰，人们则无法舒适地生活于其间。有趣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更多地感受了室内装修摆设的舒适，却很少直接感觉到主体结构的坚硬。

房屋的这种情形，与社会体系颇为相近。法制是如此的冷峻而强硬，它一经制定颁行，就以国家的强制力，要求每一个公民都遵照执行，容不得半点私情，譬如交通法规，无论你是否愿意，都不能违规逆行；新闻以其瞬息万变而纷至沓来的信息旋风，搅动那“沉默的螺旋”，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头晕目眩而人云亦云而亦步亦趋，就像感冒一样，越是传播就越是流行；文学则以其善解人意的关爱，让你在赏心悦目之中接受那潜移默化的热吻。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犹如大多数人都很少涉足监狱和法庭一样，人们却很少感觉到法律的威严与坚硬，而普遍看见的则是人们在翻阅报纸、手捧小说、点拨网络，亲近电视与电影。

诚然，偏于一隅总是感到狭窄和不满，无论是伫足于哪一方面。文学无疑是陶冶性情的，它多愁善感，需要浪漫与温情。但是，当你见多了书摊上那些令人发腻的“咪咪”和“绵绵”，看多了荧屏上那些吃饱了没事找乐的“总动员”，却又看到为了一家人能吃饭肚子而光着脚板在煤坑里艰难攀爬的老年与少年，看到西部干涸的农田与干涸的心田在一起仰天企盼，此时则无论手握话筒的俊男俏女如何逗哏搞笑，你总觉得有些荒诞，有些莫名其妙，总觉得那文学有些散淡，有些不能承受之缥缈。于是，就想到了转换，到另一个地方看看……

新闻以迅捷快速著称，特别是在“信息爆炸”的如今。有不少的时候，它比任何艺术手段都要敏捷和尖锐，都要震撼人心。譬如，关于“孙志刚之死”的调查与追踪，关于“非典”疫情的报告，关于“刘涌案”与“宝马撞人案”的内幕披露，曾引起社会上多少思考、诘问与共鸣，甚至法律的天平也为之而抖动！然而，新闻本身的特性，又注定了它

浮躁与短促的命运。它瞬息万变，稍纵即逝；所以，你只能或者说必须走马观花，来去匆匆，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在许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那只无形怪手的搅扰之下，你纵然疲于奔命，也只能收获形同过眼云烟的“易碎品”，有时甚至上午的“报纸”，下午也就成了“包纸”，用来包裹鸡蛋、红薯等各色物品。于是，又想到了转换，到另一个地方看看……

法制是讲强制力的，崇尚执法如山，鄙弃私情人面。有道是：“惟有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此话说得何其精妙绝伦，何其坚忍豪迈，何其大义凛然！是的，法律和法治，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无法，则无天。要依法治国，必须高悬“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之长剑。然而，当你看到法院的判决书形同一纸空文被拿去当街叫卖，看到终年劳累却拿不到工钱的农民工被迫爬上高楼纵身跳下；当你看到一批犯罪分子被正法之后，却又有一批甚至更多的犯罪分子接踵而起，如河南有三任交通厅长的“前腐后继”，辽宁、黑龙江有牵连几十名高官的“窝案”；姑且不再去诉说像湖北余祥林那样的冤假错案；你是否感到有些疑虑、有些迷惘：仅仅依靠法律，是否就能建设法治国家？上世纪末，我曾写下一篇题为《依法治国不是梦》的长文（《21世纪大眺望——中国记者十人谈》，新华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言之凿凿，满怀信心；而我在本世纪初出版的另一篇题为《憧憬：好人社会》的长文（《未来100年大眺望——中国作家院士十人谈》，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中，却憧憬建造名之曰“天公”那样的“法律机器人”。有时，思想和你一样难以入睡，而不得不辗转反侧……

于是，又想到了转换，想回到那浪漫而温馨的“文学憩园”，去倾听那“不伏老”的“浪子班头”再演一遍窦娥那惊天动地的呼喊，再读一遍濂溪先生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爱莲说”，抑或去看一看林雨翔、罗天成、沈溪儿和Sunan们的游玩，去听一听顾小北、林岚与“卖小女孩的火柴”们的聊天……

于是，我就这样，从文学走向新闻、走向法制；又从法制走向新闻、走向文学。就这样，我在文学、新闻、法制这“三界”之间行走，行走在法制、新闻、文学这“三界”之间。

（四）

更值得回顾的是，在“三界”的行走和“三最”的编撰之中，我有幸结识了法制、新闻与文学“三界”的名师益友，有幸获得他们的支持、指导和帮助，并从中领略了他们分属不同职业或专业的性情和风格。

法制讲规范，讲遵纪守法。重诺守信，言必信，行必果，是法律界人士普遍的品格。在编撰“法学之最”一书时，我和李贵连先生邀约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三十多位法学硕士、博士参与其事。愿意参加撰稿与否？何时完成稿件？邀约发出，准时回复。约定截稿时间，稿至函复，毫不含糊。这就是法律人的风格！该书编撰较早，昔日英姿勃发的撰稿人，如今大多是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或者是司法机关执掌司法检察大权的法官、检察官。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们大多保持着这样的法律雄风。

新闻追求时效，追求迅捷快速。“新闻学之最”一书的编撰进度最快。我和方汉奇先生把编撰规划与体例确定下来之后，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其他高校二十几个新闻学硕士、博

士，呼拥而上，分工合作，仅三四个月工夫，就把一百多万字的初稿呼啦啦地赶了出来。在方汉奇先生的邀约下，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先生以及全国主要的新闻媒体和新闻院校三十多位专家学者，也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新闻传播的效应。诚然，新闻是快手，也是粗活。随后的修订和统编，则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不过，那雷厉风行、争分夺秒的新闻风格，倒也令人感到痛快！我想，如果把建设大业交给新闻人去做，肯定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文学之最”一书编得最费功夫。文学自古就有“苦吟”的传统，文人的儒雅却又往往带有几分“犹抱琵琶半遮面”，带有几分“欲说还休”。本书原规划为“三最”之首，其间由于种种原因，一拖再拖，以至搁置最后。2005年北大校庆前后，我就本书选题及编撰规划，向谢冕老师、严家炎老师、张锬老师、洪子诚老师、孙玉石老师以及张剑福、郭小聪、叶君远、张志忠、李道英、廖四平老师友做了一番“游说”，结果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与支持。于是，组成了一个大编委会，重新启动各项编撰工作。记得第一次编委会订于北大中文系二楼小会议室召开，张剑福先生事前对会场做了妥善安排；会议前一天风雨大作，当天上午仍淅淅沥沥，谢冕、严家炎、洪子诚、孙玉石、张剑福等先生，以及其他大部分编委，手执雨伞依时到会，就编撰规划和编撰体例及条目初稿等有关事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鼓励（当然也有“炮兵”出身的，不时冒出“火药”的味道，也权当率真与激励）；因事未能到会的顾问和编委先生，会前或会后也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对本书选题和条目初稿等有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会后，洪子诚、严家炎和孙玉石先生分别对当代和现代的条目初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阅和修订，字斟句酌地提出了近二百余条修改意见，新选录条目一百三十余个；谢冕先生以其特有的激情和智慧，为本书写下了诗一般的文采飞扬的序言；柳斌先生提纲挈领的题词，为本书画龙点睛。其他编委先生，也经常通过电话、书信或“义妹”，及时提出修订意见，传递编撰信息。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高校学人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令人感动至深！

（五）

佛教把生死流转的人世界，分成“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大佛顶首楞严经》道：“弘范三界，应身无量。”

佛家的“三界”，是三种不同层次而循序渐进的境界。我所谓法制、新闻与文学之“三界”，尽管风光各异，但基本上同属于一个层面，也许同在佛家的“欲界”之中。

我无意、也不能将法制、新闻、文学之“三界”，与佛家“三界”相提并论。然而，有幸行走在这“三界”之中，虽不敢说已深得个中“三昧”，但领略了这“三界”异彩纷呈的风景，结交了这“三界”“直、谅、多闻”的师友，并得以和他们一起，从头检阅了这“三界”的经典之作，采撷并向读者奉献了包括本书在内之“三最”丛书，亦可谓“三生有幸”矣。

在此，谨向我尊敬的师长，向所有参与本书编撰工作的朋友们，向为本书编辑出版工作给予宝贵支持的出版社的各位领导和责编同志，向对本书清样进行审校的赵慎修、张厚感先生，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撰说明

一、本书为中国文学博古通今、搜奇览胜、精华荟萃之作。全书共收录各类词条计合1001个，约共140万余字。

二、本书词条选题的时间范畴，自远古起，至2005年止，按年代分为三卷：

第一卷：古代近代卷（远古~1919年）；

第二卷：现代卷（1919年~1949年）；

第三卷：当代卷（1949年~2005年）。

三、本书词条以类相从，分为六类：

1. 事件（具有某种开创意义或特殊影响的事件/案件/活动/运动等）；
2. 作家（具有某种开创意义或特殊影响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理论家/教育家等）；
3. 作品（具有某种开创意义或特殊影响的开山之作/扛鼎之作/争议之作等）；
4. 理论（具有某种开创意义或特殊影响的理论/专著/流派/社团等）；
5. 媒体（具有某种开创意义或特殊影响的媒体/机构等）；
6. 轶闻（具有某种借鉴意义或特殊影响的轶闻/故事等）。

四、本书词条的阐释，大体上分为五个层次：

1. 标题——简要列举词条。
2. 点题导语——简要概述词条。
3. 背景简介——简要介绍词条堪称之“最”的背景/缘由/出处。
4. 主体阐释——详述词条主体内容/情况/业绩/贡献/观点等，重点围绕“最”字做文章，同时顾及其他相关情况。
5. 评价结语——简述词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或影响/意义等。

五、本书词条选录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因手头资料所限，对台港澳地区相关内容收录较少。

六、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参阅和引用了有关图书资料，因本书体例所限，未能一一注明引文作者和出处。特此说明并向有关作者致谢。

七、本书截稿时间为2005年12月，故第三卷中所述“中国当代”的时间概念，也就是截至此时为止；而本书编委会成员所在单位及其职务职称，也登录于此时。

八、本书所称之“最”，仅为本书编者“一家之言”，再加上全书编撰工程浩大，编者水平所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为更好地在适当时机进行再版修订，编者特设电子邮箱 **LXSJOK @ 126. com**，欢迎方家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选题和总体编撰规划及体例，由谢冕、李鑫制定，并组织实施。严家炎、洪子诚、孙玉石、郭小聪等对条目的选录和修订提出了重要意见（现代卷条目由郭小聪提出初稿，之后严家炎、孙玉石提出修改意见七十多条，增补词条四十多个；洪子诚对当代卷条目提出修改意见一百二十多条，增补词条八十余个）；张锲、温儒敏、张剑福、白烨、叶君远、夏晓虹、陈平原、朱则杰、宋聚轩、丁夏、李道英、孙霄兵、沈卫星、孙月沫、龚玉、王娟、苏伟光、吕雷、李本钢、李苓等，对条目的选录和修订也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各卷分工如下：古代近代卷由李道英组织撰稿，撰稿人有李道英、李束、岳宝泉、宋慧敏、李健、朱慧荔、李毅，并由李道英初编，由李鑫修订和统编；现代卷由廖四平组织撰稿，撰稿人有廖四平、文梦君、何群、张玉亮、李束、廖镇宇、万林娥、叶威，并由廖四平初编，由李鑫、廖四平修订和统编；当代卷由张志忠组织撰稿，撰稿人有张志忠、李束、刘鑫、吕小霏、胡澜卿、李鑫娜、曹翼飞，并由张志忠初编，由李鑫、张志忠修订和统编。

全书稿件，最后由谢冕、李鑫统稿和审定。

《中国文学之最》编委会

2009年2月22日，于北京

总 目 录

序一 中国历史天空的彩虹	谢冕(1~3)
序二 行走“三界” 采撷“三最”	李璽(4~8)
编撰说明	(1~2)
词条目录	(1~33)
词条正文	(1~868)
词条关键词音序索引	(869~878)

词 条 目 录

第一卷 古代近代卷（远古～1919年）

一、事件（具有某种开创意义或特殊影响的事件/案件/活动/运动等）

1. 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采集与传播活动：周代采诗献诗活动 (3)
2. 中国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先秦战国时期 (4)
3. 中国最早的文化专制惨案：秦始皇“焚书坑儒” (5)
4. 中国最早的文字狱：杨恽被腰斩案 (6)
5. 中国第一个文人五言诗创作高潮：东汉建安诗潮 (7)
6. 中国最早严重祸及文学的党锢之祸：东汉宦官与士大夫之党争 (8)
7. 中国第一次散文革新运动：中唐古文运动 (9)
8. 中国最早的诗歌革新运动：唐代新乐府运动 (10)
9. 中国最具欺骗性的一次科举考试：唐代李林甫主持之“制举” (11)
10. 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诗文革新运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 (12)
11. 中国最早因写诗涉及时政而罹祸的事件：宋代“乌台诗案” (13)
12. 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毁版事件：南宋《江湖集》诗版被劈案 (14)
13. 中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字狱：明太祖制造的诛戮士人案 (14)
14. 中国古代株连人数最多的一宗迫害文人案：明成祖制造的“灭方孝孺十族案”
..... (15)
15. 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科场贿赂案：清初丁酉科场案 (16)
16. 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文化洗劫事件：清乾隆帝制造的禁毁书籍和文字狱案
..... (16)
17. 中国近代最大的文物被盗外流事件：近代敦煌莫高窟藏经被盗外流案 (17)

二、作家（具有某种开创意义或特殊影响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理论家/教育家等）

18. 中国第一个知名的女诗人：许穆夫人 (18)
19. 中国第一个文化伟人：孔丘 (19)
20. 中国第一个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李耳 (20)
21. 中国第一个著名的平民思想家：墨翟 (21)
22. 中国第一个浪漫主义散文大师：庄周 (21)